

宋本十三經註疏 附校勘記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儀禮注疏十七卷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性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觀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卽鄭氏所注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謂之古文元注參用二本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士冠禮闡西闕外句注古文闡爲繫闕爲蹙是也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士冠禮禮辭孝友時格句注今文格爲嘏是也其書自元以前絕無注本元後有王肅注十七卷見於隋志然賈公彥序稱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則唐初肅書已佚也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然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慈二家之疏定爲今本其書自明以來刻本舛謬殊甚顧炎武日知錄曰萬曆北監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增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性饋食禮脫舉禪者祭卒禪拜長者荅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云云蓋由儀禮文古義奧傳習者少注釋者亦代不數人寫刻有譌猝不能校故紙漏至於如是也今參考諸本一一釐正著於錄焉

國朝詩

儀禮注疏按勘記序

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按明監本惟儀禮詎耽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半賈疏文筆冗蔓詞意晦轉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

旨充石經按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誤雖未克盡得第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聚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核是經審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臣阮元恭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明王堯思補缺案此刻自五季以來名儒俱不窺之不特張唐李如圭人生於南宋固不及見卽黃公富元一橫之時亦未嘗遇而問焉至國朝高文武張兩岐始取以校鑒本多所是正

宋嚴州單注本宋本之最佳者張唐所據卽此本也元和禪廣折用楚本校其異者書於簡端今據以採入

翻刻朱單注本明徐廷翫刻於嘉靖時而嚴本而稍異記中凡與嚴州本及雙人傑本合者則備徐本

明鍾人傑單注本全同徐本其偏異者是失於雕版耳

明永懷堂單注本全與翻刻注疏本同

宋單疏本此北宋時歐平昇沈熙所校勘而雕者也注疏合列起于南北宋之間惟儀禮又在後朱子自述通解云前賢

嘗苦集遺難讀以經不分章以不簡輕而注疏各爲一書故讀者不能追曉今訂此本盡去諸弊是朱子時注疏各爲一書也馬廷璽曰余從腹笥中得景祐中官本儀禮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因取而附焉之是馬氏時注疏舊各爲一書也此本與馬氏所見正同又按宋人各經皆以經注分附此疏其分卷

伏頃之卷數如通記注疏七十卷是也惟儀禮以疏分附經注其分卷依經注之卷數如舊唐書經注補志新唐書藝文志竝云儀禮疏五十卷而注疏本則分爲十七卷賈公彥五十卷之本今之學者每恨不可復見近年吳中黃不列家有其

李元陽注疏本刻于蜀中故稱蜀本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監本毛本似仿此

國子監注疏本明神宗時北京國子監刊

汲古閣注疏本

國朝重修國子監注疏本

經典釋文

內儀禮一卷

儀禮識誤宋珍叔本宋乾道八年曾連命張禹校刊儀禮因爲識誤三卷今刊本未見惟識誤存焉其書專宗釋文意在復古然所辨或祇係偏旁形體則六朝時俗書最多既不足據且無闕語句之異同也至其精審之處自不可沒以疑本易據參以監本及汴京巾箱本杭繩字本又有湖北漕司本監本初刊于歐順德後于順德而未因之

儀禮集釋

聚珍板本李如圭著全蜀鄭注微述嚴本書中引石本與唐石經異疑是成都石經

儀禮經傳通解全蜀鄭注節錄賈頤明刻注疏多與此同近廿枚儀禮者奉此爲準則然於其注處不能盡依而移易割謂之處則多據之是取其糟粕而遺其精華也又引溫本及成都石經至喪第一禮門人黃幹續成抄本儀禮要義魏了翁著專錄賈頤多與單疏本合有刪節而絕無改竄遠勝通解簡錄經注雖不盡與嚴本合終勝今本亦引溫本異同

儀禮圖

通志堂本與通解略同注內疊今古文俱刪去

儀禮集說

通志堂本放櫛公著所藏鄭注多移易點賞不足盡愚

浦鍾十三經正字內儀禮二卷

據重修監本按其誤字

儀禮詳校

盧文弨著多採諸家之說記中所據金曰追正誤卽本諸此

九經誤字

顧炎武著以唐石經正明監本又金石文字記載石經誤字

儀禮誤字

張爾岐著

石經考文提要

附託單疏本缺葉

士冠禮

自五十六策前第三行左上諸侯起至五十七策後第四行左下不寫止

士昏禮

自三十六策後第一行右下若易起至三十九策後第二行右下尚書止

士相見禮

自十策前第八行左上此釋起至十二策前第五行右上見至止

鄉飲酒禮

自四十五策後第五行左上通看起至四十七策後第九行右上祭于止

自四十八葉前第五行右上文列起至五十一葉後第一行左下言也止又自五十四葉後第二行右下五門起至五十六葉前第五行右上至行止又自八十一葉前第四行左上賓拜起至八十一葉後第五行左下享大止

凡記中通用及俗誤字放九經字據例彙錄左方

傳或作鋪算通作于通作於唐石經于字一千四百四十三於字一百四十已真以疎誤作鍾誤作鍾算算二莫詳其義例諸刻注蕭尤參差不一各依舊本可也通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監

賈公彥等

士元禮第一

也并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爲士而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節及開鑰此皆第一。云童子二十而冠爲士身加冠知吾鄉見下皆禮及士相見皆禮士身自昏自相見又大戴禮公冠篇及下諸稱

有冠禮夏之木造亦據諸侯身自加冠故據事身自加冠爲目也廟云四人世事之子恒爲士者是也周禮文也而五相公訓管仲曰成大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人勿繼處也公曰處士農工西毫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就閭處也處士農工也處商就田野也少而智也其心安焉是四人世事士之子恒爲士也者證此士身年二十加冠法若士之子則四十加冠而杜何稱有二十爲士自加冠也二十而冠者鄭據曲禮文二十曰弱冠故云年二十而冠其大夫始仕者已冠五十乃爵命爲大夫故大夫無冠禮又案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陽節云大夫宜昆弟之長陽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婚服也小記云大夫冠而不爲更大夫身已加冠降兄婦有小功是身有德行得爲大夫冠不以二十始冠也若諸侯則十二而冠故左傳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柯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有君以生注云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爲一終一星昭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是諸侯十二而冠也若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尚書全縣云玉生子也于大夫盡升時成王年二十五云王與大夫盡升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也于大夫盡升時成王年十二而冠若夏之天子亦十二而冠可知若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故禮記云生子也于大夫盡升時成王年十九已下乃爲卿故二十乃冠矣若天子諸侯冠自有不同法云王下祭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揚車三乘是年十九已下乃爲卿故二十乃冠矣若天子子諸侯冠禮故大夫冠禮有公冠冠天子自然有冠禮但儀禮之內亡耳士既三加爲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升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玄冕矣案下文云天子之元子猶士天子無生而襲者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頃頃云王太子之冠既冠者之冠節周禮也鄭據周禮大宗伯所掌五禮吉凶喪葬軍嘉而言宗伯云以嘉禮親萬民天下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是冠禮關嘉禮也鄭又云云大戴及別籍此皆第一大戴禮至鬼廟向爲別籍十七篇大戴皆冠禮爲第一皆禮爲第二士相見爲第三自此以下篇大則異故鄭云大小戴別籍皆同其制而別籍此十七篇之次也皆尊平吉因次第倫數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即以士禮爲第四別籍鄭云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酒爲第九卿似酒第十卿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釋奠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親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唐飲鄉射第十八大射第十九喪服第十四喪服第十五公食第十六喪禮第十七皆尊平吉因舞亂故鄭玄皆不從之矣

土冠集

之小陋過大名在下者取禮注之意故也然周禮言周不言侯無禮言侯不言周皆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故此篇有無用著無禮云諸公士禮云商視夏冕是其更廢故不言周又謂禮是統心儀禮是履踐外內相因首尾是一故周禮已言周儀禮不須言周周可知矣且儀禮亦名曲禮或禮記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云曲禮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禮三千言儀者見行事有威儀言曲者見下曲事也周禮云鄭玄注成帝高平侯張良善後也言注者注義於經下故有二名也鄭氏注云凡舊三禮七十二篇云著人取著明禮義者也孔子之徒言傳者取傳述之意爲意不同故題目有異也但周禮六官六十敎官之法事急者爲先不問官之大小儀禮見其行事之法侯猶微酒爲先天子卿大夫之鄉射鄉禮已下皆然又以冠習士相見爲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而而仕序之法其義可知畧陳傳禮元本至外傳之大義備於豐祀

布衣者筆記云朝服十五升布也云客者雖經不言衣裳與冠同色云黃衣黃冠是也多與舞同色故下辟升服舞衣紱始即巴者衣與冠同也者禮之通稱衣與冠同色故郊特牲云黃衣黃冠是也多與舞同色者舉衣與冠同色而舞同色者故不言也云筮必朝服者此筮服之道也若然下文又有司如主人服又指筮冠者及筮主朝服自是尋常相見所服非時相尊敬之禮此筮而朝服是正冠時與士之祭禮謂蓍士筮祠廟筮云君筮帝終辟大夫素士筮終辟大夫筮外以立則以蓍士筮垂之大夫筮而已若人事先筮而筮而後卜筮筮是相將之物同蓍服故筮言筮是以雜記卜筮皆朝服也筮特牲禮筮日與祭同服玄端少牢筮日與祭同服朝服不特朝蓍服者服為祭事不可專於先祖故同服此正冠事筮可專於子孫故服異也云筮帝黑增加帶亦云筮帝君筮天子筮及未士筮其末而已又云筮帝君筮天子筮大夫筮外以立則以蓍士筮垂之三尺所用者皆謂蓍者在蓍若然大夫所用者大士已上用素士筮者用筮為帶體所禪者用筮則此言雖據禪者而言也云士筮博二寸再緣四寸履垂三尺者此亦玉藻文大夫已上大帶辟四寸此士卑降於大夫已上博二寸再緣共爲四寸屈垂三尺則大夫已上亦屈垂三尺則矣云潔灑白草禪者案玉藻云禪君宋大夫素士筮草是禪色不同下云草者是君大夫同用草也但彼是玄端筮之禪此士用素草爲之故禪云白草禪而人云禪大夫則不隸以變履者直禪垂之三尺屈而垂者士則禪其末禪長三尺則辟亦皆五色文禪而注云雖可亦謂廣而狹中央兩角皆上接草章肩與草帶廣同此禪制也察服謂之厭朝服謂之禪也云天子盥其臣以見以視朝者比約玉藻而知案波云天子玄端禪於南門之外皮弁以日規朝入云諸侯皮弁以禮制於大廟朝服以日規朝於內廟波注云端當爲冕謂天子以玄冕禪於南門之外明堂之牛皮皆不言臣此禪服言臣皆欲見在廟君臣同服引之者證此玄冕朝服而冕者是諸侯之士則諸侯與其臣興子加冠同服皮弁以策曰天子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玄冕以策日矢矧天子服玄冕諸侯服皮弁以策日者獨既取君臣同服明原時還君臣同服若云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其佐不得上同於君王者皆是染赤洗周禮鍾氏染謂之禪此是染黑色也但爾雅及周禮無四人賓六入之文禮有己次玄之鳥羽云三人爲鸞五人爲鶡七人爲鶠此是染墨法故云之染黑色也朱則因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但論語有御禪達文紺又在禪上則以禪入亦爲朱色故往此玄則宮紺故淮南子云以皇榮禪則黑于涅又以甘入黑汁則爲禪故紺禪達言也若公玄爲六人禮爲七人深禪不同而禪以衣與冠同以禪與外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除府史以下時卒史及假吏是也有司至北上而禮曰此論士人有事故立位于廟門外西方東面以待事也注云有司至是也曰禪曰士禪皆有司更胥徒不得君命主人自辟除去役職補置之是也又案周禮皆云府史此云羣吏史亦一也故舉漢法爲證又周禮鄭注云官長所自辟除此云主人者以此經云主人故依經而直云主人主爲長者也又此注以有司爲羣吏又案特牲以有司爲士屬史不同夫司屬吏則爲府史胥徒也言屬吏則爲君命之士是以下文稱蕡冠者注云謂眞君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是言屬者尊之義特牲有有司之屬吏亦說頗也時有性有司之屬中士若下士是言屬者尊之義特牲有有司之屬吏亦說頗也時有性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文錢文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少爲半錢半錢則八也

易爲折枝折錢則人也。案少牢云：卦者，在左坐，以木故知。右者，畫卦以木也。云易曰：六畫而威卦者，說卦文也。故云：昔古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卦注云：三才，天地人之道。六畫，六爻引之者，通畫地識爻之法。云：西塾門外西堂也。者案：周易門內之堂，謂之塾。即士庶禮云：幕席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是也。筮在門外，故知此體。西塾門外西堂也。

卦爻微云昔者  
三才而兩之故

今文漢書云蜀人高堂生爲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署恭王禮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爲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權在於鮑卿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並之若從今文不從古文即今文在經闡之等是也於注內疊出古文製歷之屬是也若從古文不從今文則古文在經注內疊出今文即下文孝友時格鄭注云今文格爲限又喪服注今文無冠荀櫟之等是也此注不從古文槩聲者以槩聲非門限之義故從今不從古也服禮之內或從今或從古皆逐義彌昔從之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攝見之即下文云壹圓壹諷外注云古文壹皆作一公食大夫三牲之肺不離作者取之一切後周注云古文爲晉古大小注皆疊今古文二者俱合義故兩從之又鄭營古今之文者皆釋禮義蓋言之若疊今古之文說別釋於義若此則是也若大不从古小不从今者此是也若大不从古小不从今者此是也

周禮傳曰凡言之則實者為誠實者為信明者為信實者為誠。今大禹齊相迎故因發出今文也。史記卷一百一十八辛亥多打上。韻書幸南殷道鄉云意謂也。殷實言以表明丈夫也。謂或寫父今大禹齊相迎故因發出今文也。史記卷一百一十八辛亥多打上。韻書幸

漢法營況亦欲見韜弓矢香以成其故說云篆鯤魚服是以魚皮爲天服則此物亦用皮也知自西方而前者上云則吉者謂執之不知以請筮何事率遂命之也凡卜筮之法案洪武皇帝云乃卜三鑑一皆吉則天子諸侯卜筮三鑑並用于五王原三人各占一北也當時建山師蓋周易亦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亦三人各占一易故皆三上

左席由者有司主畫地識文者。故也。○注即就至又者。釋曰。鄉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率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





儀禮疏卷第一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釋曰自此至東面禮限謂衣服器物之等以待先者喪大謂與士帶禮服或西領或南領此東領者此嘉禮異於凶禮故士之冠特先用卑服北上便也。



謂漢三皇時以皮爲冠冕上古也。各謂三皇時冒頭綱至黃帝則有冕故世本  
在云鼎不變鄭注郊特牲大古以三皇上古也。若然黃帝雖有絲麻布帛皮弁至三千不變是以不記云三王共皮弁而  
爲元氣上古也。云積綱辟也以素爲裳辟是其要中者經典云帝王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綱也即此文之等是  
也。畫纘言素者謂白色即論語云纘事後累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則禮弓云實以素者等是也。是以傳云以老  
爲冀部繩其要中也。皮弁之衣亦用十五升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外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外也。然則  
色彩注云祭朝服辟積無數則祭眼皮弁皆辟積無數而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不並言也。唯檢服表幅三拘有數耳。云然其  
之論語注云素用緼者肢上服蕡衣用素也。雜衣者前玄後黃易曰夫亥卯酉天地之補色天玄而地黃士皆爵章爲冠冕玄端至爵釋○釋曰此玄端衣服之下故  
其爵同不以玄冠名卿者是爲飾布冠陳之玉藻云釋註朱士皆爵章爲冠冕玄端至爵釋○釋曰此玄端衣服之下故  
下皆有二十七士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不一同命不命首分第三等故分爲三等之裳以當之上下經舉  
等之服同用緼者以其士唯一幅裨之帶故三服共用之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佩璫及佩玉之等不言革者舉  
爵韋曰釋曰此莫夕於朝之服者當是莫夕於君之朝服也案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于内朝夕深衣祭牢肉是君  
士家私朝也若然大夫士暨服夕深衣以禮私朝矣故服注云莫夕於朝之服是士向莫之時夕君之服必以莫爲夕  
者朝禮偏夕禮簡故以夕服之也。釋曰莫夕於君當亦朝服矣。春秋左氏傳成十二年晋郤至諭于反曰百官承  
爵韋曰釋曰此莫夕者無事則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故昭十二年子革夕夕良。四年郤至諭于反曰百官承  
朝服夕服夕深衣朝時不服與君不同故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彼朝女端夕深衣是大夫  
車朝而不夕此云莫夕者無事則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故昭十二年子革夕夕良。四年郤至諭于反曰百官承  
有事見君非常朝夕之事也。云玄端即新絰之衣易其裳耳者上云玄冠朝服縕系韋此玄端亦編紱故云朝服即此  
玄端也但朝服亦得名端故論語云端章甫廟云端諸侯視朝之服耳皆以十五升外布爲飾色正輶爲之同名也。云易其  
裳者耳者朝服系韋釋同卷色則裳亦蒸此既易其裳以三等冠同爵釋則亦易之矣。不言者朝服言素釋不言者故須  
言易缺言素釋此云爵釋由文自明故不須言易也。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者此無正大直以諸侯之士皆有  
三等之裳故遂以三等之士記之但玄是天色黃是地色天尊而地卑故上士服玄中士服黃下士當惟雜綱者此  
批立黃但前闇後亮故知前玄後黃也。云易者言文引者證此裳等是天地二色爲之云皆爵韋爲釋其爵韋  
同香三密同云爵韋故知三等之士同用爵韋爲釋也。其爵韋者所引玉藻文也是也。云不以玄冠名卿者是爲爵韋  
之者今不以玄冠表此眼者此爲冠時編布冠陳之冠既不用玄冠故不言也。云玉藻者案敍注云此玄端服之釋也。天  
子亦未矣。釋同卷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士言爵則此經將韋亦一也以其裳有三等而亦雜色故同爵釋。若然大夫秦襄  
則與爵服不異。蓋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綱。周禮冬幅長充皮弁笄綯組紱纓通同箋。注請如有頃者弁之  
頃則髮際橫中隔爲四縫以固冠也。項中有編亦由固爲之耳。今未冠弁者著卷韋頭蒙之所生也。脣時名國爲韋  
其條邊粗側赤也。同頃者布至頭領○注缺謂至曰箋○釋曰云缺謂如有頃者升之頃者謂韋以首飾則此經將韋亦一也。以其裳有三等而亦雜色故同爵釋。若然大夫秦襄  
謂此上六物附方曰度。頃者弁說之意也。云難作冠無弁者案雖皮弁解弁言弁端而冠不言弁故工無弁也。云  
固冠也者此亦無正文以義言之既武以下別有頃明于首四隅爲箋上緣于武然後頃得安意也。云項中有韋亦  
由固弁爲之耳者此亦無正文以義言之既武以下別有頃明于首四隅爲箋上緣于武然後頃得安意也。云項中有韋亦  
古今之未冠弁者著卷韋頭蒙之所生者北奉義法以冠妻女漢書中結之然後頃得牢固故曰亦由固弁爲之也。

義豐主流

卷之二十一

清獻公集

卷

5